



1947年5月27日,农历四月初八,这天是临沂的小集。本该熙熙攘攘的街头,却不见商贩往来身影,赶集的人都涌到街头围观一名即将押赴刑场的女人。这女人二十来岁的年纪,反绑双手,双脚戴着镣铐,腿上满是鲜血,眼尖的人还看到有个木锥子硬硬地塞在她的下身。不少人认识这个受尽屈辱但依然斗志昂扬的女人,她就是临沂朱陈区的妇女委员、共产党人吕宝兰。

1924年,吕宝兰生于罗庄湖西崖村。吕家很贫困,靠父亲吕其太租种本村张地主20亩地为生。张地主挖空心思榨取佃户血汗,还欺男霸女,无恶不作,方圆十里的人都叫他“张霸天”。

农闲的时候,吕宝兰常去找本家吕其昌玩。吕其昌急公好义,好为人打抱不平,有一身拳脚功夫,人送外号“飞毛腿”。后来吕其昌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在临沂城南成立了第一个工人组织“工会”。吕宝兰常去工会,听吕其昌讲革命道理。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吕其昌一样行侠仗义,让老百姓不受有钱人的欺负。

1941年的秋天,吕家租种的田地因遇灾颗粒无收,“张霸天”却硬是带着一群狗腿子抢走了一家人准备过冬的口粮。吕其昌要拉着吕其太去找“张霸天”评理,胆小怕事的吕其太怕惹出大乱子,死活不去。没了生路,那年年尾,吕其太一家六口一路讨饭到了沐水县兴云区(现在莒南县),在兴云区杨家三义口村安下了家。

杨家三义口村是解放区,隶属滨海区抗日根据地。在这个村里,当家做主的不再是吆五喝六的地主豪绅,而是贫苦百姓。觉得换了天地的吕宝兰,义无反顾地投



临沂城解放,军民在城隍庙前举行庆祝大会。

吕宝兰,宁死不屈的“沂蒙山刘胡兰”

□本报记者 朱文龙 通讯员 朱洪涛

身革命。她进了识字班,参加了妇救会,并于1943年光荣入党。由于她大胆泼辣,工作出色,还被推选为兴云区妇救会长。

在吕宝兰的影响下,觉醒了的老吕家人都加入了革命队伍。大哥吕宝秀参加了八路军,在部队立功受奖,当年就入了党。弟弟吕宝荣,妹妹吕宝桂参加了儿童团,站岗放哨,读书识字,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。

1945年9月,临沂城解放。组织选派吕宝兰返回家乡到朱陈区担任妇女委员,主要负责减租减息运动。此时的湖西崖村,情况复杂,斗争残酷。吕宝兰主持召开了群众诉苦清算大会,对“张霸天”进行清算。吕其太、吕其昌带上民兵押着“张霸天”,潮水般涌向张家大院。佃户们抬着、扛着、拉着那些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回家,整个湖西崖比过年还热闹!

不久,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在沂蒙大地拉开了帷幕。吕宝兰他们采取强

硬措施,没收了“张霸天”等地主的土地,按人头分给了贫雇农,县政府还颁发了土地证,保障翻身农民的土地权,让群众吃了“定心丸”。

而这场改革,因为触动了“张霸天”等地主的根本利益,加剧了他们对吕宝兰等共产党人的仇恨。1947年,国民党集中兵力对沂蒙山区进攻,华东野战军主动撤出临沂。逃亡在外的国民党临沂行政督察专员王洪九等人勾结“张霸天”等地主,组织“还乡团”回到了临沂城,开始对地方党组织以及老百姓进行疯狂报复。王洪九更是叫嚣:“在临沂城不杀三千共产党和土改积极分子,我王洪九誓不为人!”

面对形势的变化,吕宝兰和区上的同志们转移到湖西崖西面约20里路外的山上,一边隐蔽,一边继续开展革命工作。

1947年2月22日,按照与群众的事先约定,吕宝兰和同志们一大早悄悄潜回村里收军鞋,没想到被“张霸天”

的人给盯上了梢。为了不伤及群众,保护好大家辛辛苦苦做出的军鞋,吕宝兰和吕其太毅然决定引开敌人。由于敌众我寡,除背着军鞋早已隐蔽起来的2人外,其余同志连同吕宝兰父女在内,全部被俘,被投进了王洪九的杀人魔窟——临沂监狱。

在临沂监狱,吕宝兰受尽折磨。为了挖出共产党的机密和当地领导人的藏身之处,王洪九指使特务队用尽各种毒辣手段审讯吕宝兰:压杠子、灌辣椒水、火烧脚心、竹签钉手指,甚至用上了旧县衙留下的刑具。吕宝兰一次又一次昏死过去,但始终咬紧牙关不吐露一丝机密。

见吕宝兰不招供,王洪九又想了个阴招,他用酷刑折磨吕宝兰的父亲、弟弟和妹妹,妄图逼吕宝兰开口。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,听着亲人撕心裂肺的惨叫,吕宝兰肝肠寸断。她眼含泪水,强忍悲痛,对王洪九等人破口大骂,并不断鼓励亲人不要向敌人屈服。

王洪九恼羞成怒,在吕其太、吕宝荣父子身上绑上大石头,抛进了滚滚的沂河里。紧接着,又对吕宝兰下了毒手,对其处以死刑,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。

被押赴刑场后,王洪九问吕宝兰招还是不招,吕宝兰看了看他,轻蔑地笑了笑,王洪九恼羞成怒,下令将吕宝兰的双乳割掉。在行刑的一刻,吕宝兰咬紧牙关猛地举起手来,怒视着敌人的枪口,依旧昂首呼喊革命口号。一阵枪响,年仅23岁的吕宝兰倒在了血泊中。

2010年,省妇联在全省开展了“70年山东妇女杰出人物”评选活动,烈士吕宝兰与沂蒙母亲王换于、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、乳汁救伤员的红嫂明德英一同当选,被山东省政府、省妇联评为“70年山东妇女杰出人物”,被誉为“刘胡兰式的女英雄”。

【史海钩沉】

两代帝师柯劭忞诗咏胶州大白菜

□崔建利

他曾花二十多年的时间写成《新元史》,他曾先后担任光绪、宣统两位皇帝的老师,他还曾任《清史稿》总纂、清史馆代馆长……他就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、史学家柯劭忞。柯劭忞虽系山东胶州人,但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外地就职,不过乡音乡情始终未变,特别是对胶州大白菜,更有数段咏诗、交友的轶事。

柯劭忞(1848-1933),出生在胶州书香世家,父亲柯衡是清末名儒,母亲李长霞是胶东著名女诗人。柯劭忞7岁就能写出颇具文彩的诗句,16岁即考取生员,光绪十二年(1886),会试中进士,遂入翰林院为庶吉士。他曾先后任光绪侍讲、侍读、国子监司业,亦曾短暂任宣统帝溥仪师傅(因乡音太浓,不久被更换)。清亡后退居家中专心学术研究,完成了包括《新元史》在内的一大批学术论著,堪称近代大儒。其间亦曾被帝溥仪招为南书房行走(相当于皇帝的老师),并赐予紫禁城骑马等荣誉。

辛亥革命之后,柯劭忞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位于西单大柵寺街的宅院,因为家中有一大片后园,长满野蓼,柯劭忞遂自号“蓼园”。即使身居京城,柯劭忞的乡音乡情始终未变。一首《种胶州大白菜》,最能体现这位山东游子的桑梓情怀:“翠叶中苞白玉肪,严冬冰雪亦甘香。园官不用夸安肃,风味依稀似故乡。”这首描写家乡特产胶州大白菜的诗,收录在柯劭忞诗集《蓼园诗钞》卷五中。

大白菜古代又称菘,在我国各地均有栽培,而胶州大白菜在所有白菜品种中最为上乘,其中又以产于胶州三里河一带的最为纯正,以帮薄、纤维少著称。很多艺术家都将胶州大白菜作为重要的表现题材。作为地地道道的胶州人,柯劭忞吃着胶州大白菜长大,对胶州大白菜情有独钟。

自1886年考中进士移家京城后,柯劭忞在自家园中每年都要种上一些胶州大白菜。柯劭忞写《种胶州大白菜》一诗的具体时间不可考,但肯定是在他定居北京之后所作。从这首诗后两句看,柯氏所描述的显然是在京城家中所种的胶州大白菜。诗中展示的离乡游子那份乡土情结,表达的对胶州大白菜的那份由衷赞美,可谓淋漓尽致。柯劭忞的这首诗可与后来李苦禅大师画的水墨写意《胶州白菜美》相媲美,堪称山东人赞颂胶州大白菜的诗画合璧。

柯劭忞每年种的胶州大白菜除了自己食用外,还经常馈赠给亲朋好友,其中就包括柯劭忞的进士同年、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。徐世昌和柯劭忞都是光绪十二年(1886)进士,同在翰林院任职多年。尽管柯劭忞对徐世昌“以清太傅而仕民国”的行为颇有微词,但在生活中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交往和友谊。柯劭忞住在京城西四一带,徐世昌住在东四一带,每年秋冬之交大白菜收获之后,柯劭忞总要送一些给徐世昌,有时还互相索诗记趣。徐世昌现存诗歌中就有四首诗提到柯劭忞的胶州大白菜。

如一首《简柯风孙索胶州晚菘》:“老树荒苔十亩官,为农为圃说家风。晚菘若种胶州种,分与蓬门种菜翁。”诗中的徐世昌自称“种菜翁”,却盼望能分享到柯劭忞种的胶州大白菜。另外两首《柯风孙同年馈自种晚菘索诗》和《风孙许馈嘉菘久待不至作诗询之》,不用看内容,仅从题目就可感受到两人之间的“大白菜”交往虽简淡却不俗气。更有趣的是这首《胶州之菘著闻海内。曩余岛居时已饱尝之矣。柯学士风孙胶产也,馈余自种晚菘,风味绝佳,为畿辅诸菘之冠,当是胶州种子。学士自朝政变更后,杜门著书,辟荒园种菜自给。顷馈菘索诗,已答一律。复成长篇以贻之》诗,不仅全诗篇幅长,题目也很大,几乎就是一篇小文言文,将胶州大白菜和好友柯劭忞的生活状态及品操作了简要介绍,堪称柯、徐二人胶州大白菜交往的一段佳话。

【乡村琐忆】

织箔

□韦钦国

立秋三天遍地红,高粱开始成熟,天气冷热合适,高粱秆硬度、湿度刚好用来织箔。而霜降之后,粮食归仓,人们就有了闲暇,到了织箔的好季节。

通俗地说,箔就是用高粱秆做成的大帘子。织箔时每次取两三根高粱秆,紧靠木棍放置,间隔用经子以“8字”形状缠绕——经子的两头缠在砖头上,依靠重力的自然下垂将已经织好的部分进行固定。然后再放两根高粱秆,再次间隔以“8字”形状缠绕,如此反复,直到织到需要的长度为止。一个有经验的成年人从纺经子开始,织一个大箔需要一整天。

上世纪80年初期,每年秋收以后,不少人就在屋里或院内将箔立起展开围成圆柱形,下垫防潮物件,将干花生、地瓜干、玉米棒子等存进去,以油毡或塑料覆顶,就成为(箔)囤,通风透气,只要没有雨雪浸入,里面的粮食可保存到来年春天。

许多人想不到的是,箔在婚姻中还曾起过独特作

用。村里实行了土地承包以后,村民干劲十足,又逢风调雨顺,家家都打了许多粮食。尤其是大爷家男劳力多,打的粮食更多。室内放不下,便在院子圈了几个大囤,分别放地瓜干、玉米棒子和小麦,三个大囤在村里很是显眼。

那年大堂哥20岁,因为家里穷一直没有对象,这个年龄当时在农村算是大的了。俗话说“家有存粮,心中不慌”,三个粮食囤立起来以后大爷就有了自信,对外说“明年要多种(棉)花,卖了钱给老大盖新屋子娶媳妇!”话刚说出去,就有媒婆找上门来,说邻村张家二妮子还没有对象,抽个空见个面?那二妮子心眼多,利用赶集口渴上门找水喝为由,专门来大爷家进行了实际“考察”,看到三个大粮食囤就同意了——在某种程度上讲,那个年代所谓的结婚嫁汉其实就是穿衣吃饭,有了三个大囤,至少明年春天吃喝不愁了。后来,大堂哥经常和大嫂开玩笑,说她是用地瓜干和玉米棒子换来的。



【老照片】

同姓“爷六个”

□种卫民

我们“爷六个”都姓种(chong),这个姓在全国也不多见,它源于皇帝姬姓,后分出仲姓,历史上仲氏的一支因避难改为种氏。种字一字多音,因而念错姓氏者常有之。

1979年底,时逢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,“爷六个”从不同村庄,聚在微山湖畔的一个乡镇应征入伍。记得离开村子那天,我们胸戴大红花,既有锣鼓喧天送别的场面,又有“一人参军,全家光荣”的标语贴在大路口。“爷六个”被分配到一个团,部队驻扎在浙江金华一个叫罗店的镇上。罗店有双龙洞、冰壶洞等胜景,又特产火腿,是个好地方。

我们“爷六个”按族辈分相差四辈,其中我的平辈兄弟种道林(后排左立者),入伍第二年就考上了南京陆军学校。为了给他庆祝,“爷六个”高兴地选了一个星期天去金华市照相、买纪念品、吃饭。那时候津贴费每人每月8元,我们五个人一共拿出15元来完成这次“升学宴”。这张合影就摄于1981年的金华向阳照相馆。后来,族弟种道林不负众望,于1984年参加了老山战斗,历经血与火的洗礼,他和战友们紧紧守住了老山主峰阵地。

今年是建军90周年,我(后排中立者)又翻出当年英俊且青春无悔的人生瞬间。在平凡的岗位上,每当有人提起“军人”或“兵”这个称谓,便有一种自豪感涌上心头!